

踏平黄麻地

---

踏平黄麻地

余述平/著

## 黑色健美裤

学前班学生宋一郎在星期六晚上失眠了。

这一夜，他受尽了麻将声急躁不安的折磨。更叫他难以忍受的是一条黑色健美裤像一团不息的火焰快要把他稚嫩的心烧烤到焦透。在他短暂的六年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一种期盼比这次来得更为急迫、更为猛烈。有一刻，他甚至觉得对黑色健美裤执狂的期盼完全超过了饥饿的婴儿对甜美乳汁的反应。有好几次，他走到正在麻将桌边激战正酣的父亲身边想说些什么，可父亲每次都没抬头，他总是专心致志地盯着桌上的八万、二筒、九条等诸如此类的牌子，他出牌的样子似乎有些紧张。有一次他看见父亲给别人放了一个大冲后脸涨得通红，他甚至连续四声叫苦不迭地嘟哝：日怪了，怎么又放了一个大冲。宋一郎不敢说话，他想父亲一定输得很惨，要不，他细细的脖子为什么青筋直跳。

宋一郎只好回到硬帮帮的床上，他在麻将声和那

---

团熊熊的黑色火焰之间辗转反侧，时间在嘀嘀嗒嗒中艰难地流逝，他的眼里清晰地闪现李老师漂亮的身影，李老师抚摸着他的头说：宋一郎，明天我们班排练舞蹈，是小天鹅，凡是来的，都可得到一瓶太阳神矿泉水和一块新鲜的奶油面包，不来的没有，你就来吧，千万要记住，要穿一件黑色健美裤。宋一郎记得当时自己冲着李老师感激而灿烂地笑了，放学的时候，他还气喘吁吁地跑到李老师办公室讨好地说：李老师再见。宋一郎想不到当时为什么会那么乖巧，乖巧得简直没有什么道理，难道一块面包和一瓶矿泉水就像一把鲜活的钥匙启开了他尘封多年的古宅之门。他想也许是远离奢侈的面包和饮料的日子太久，所以当一种希望来临在即的时候，他原本生动的心就会排江倒海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宋一郎就这样任凭喜悦彻底地荡涤自己，他心中的黑色健美裤像高高飘扬的旗帜。宋一郎当然明白没有健美裤就意味着跳不成舞，跳不成舞当然就意味着得不到梦寐以求的面包与饮料。宋一郎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像沉入了纠缠不清的水草之中，他反反复复地想澄清这

---

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直到他想得眼皮打架，直到面包和饮料到处悬浮在梦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向。

第二天，宋一郎被一泡尿憋醒了，醒来的时候，父亲还在打麻将。父亲的眼睛深陷得很厉害，他脸上的胡子像秋天萎缩得惨不忍睹的草丛。宋一郎揉了揉眼角的眼屎，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对父亲说：我要买一条黑色健美裤。他紧张得甚至没有来得及陈述要买健美裤的理由，他就听到父亲下家一个叔叔爽朗而得意万分的声音：老子又和了一个清一色，老宋你真够意思，怎么老是放冲，你昨天准是干了坏事，是不是摸了女人的 X，要不手气怎么那么差。接着宋一郎看见父亲痛苦而艰难地转过头来，就像屋檐下悬挂多年的老丝瓜，父亲的眼里布满了血丝，他对父亲轻轻地说：我要买黑色健美裤。他看见父亲手举在半空中，他的眼里突然射出一种恐怖的凶光：买你妈的鬼，原来是你个龟儿子败老子的火，滚！

宋一郎的心颤动了一下，父亲的吼声像一声惊雷把他彻底炸蔫炸蒙，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家的，他

---

只觉得自己离开家门的脚步没有任何的犹豫与留恋，不知为什么他还随手摘断了屋前花盆里一朵娇羞的黄菊花。

宋一郎走在星期天的街上，心中充满了无穷的委屈与悲伤，他眼里的泪水在八点钟的阳光下慢悠悠地转动，宋一郎是个有着顽强韧性的孩子，他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眼泪，他让它们在阳光下幅射出五颜六色的折光。

小城的秋风穿来穿去，像头野兽四处追逐单薄的落叶和浮躁的尘土。同时，它也把宋一郎父亲的呵斥声吹得一干二净。一郎贴着街头灰旧斑驳的墙面踽踽独行。街上很脏，到处都是琐碎的石子和干瘪的矿泉水健力宝之类的饮料瓶子，这给宋一郎提供了简陋但很实际的欢乐，他不停地踢它们，让它们在空中划出好看的各式各样的曲线。踢累的时候，他会捡起地上某个锋利带刃的石头或瓦片，他拿着它们在墙上横竖撇捺地划下不知是向日葵，还是面包之类的凌乱图案，他认真的样子叫一只流浪的野狗停下来观看了好久。有时，宋一郎抬

---

起头来，这时他就会看到远处的蓝天白云，但他始终没有看到一只期待已久的鸟儿，他想不通那些铺天盖地的鸟群为什么一夜之间奔走他乡，它们飞走的时候，甚至没人来得及扔下一两片美丽的羽毛。宋一郎不知道在街上拐了几个弯，走过了多少路口。他记不清，也懒得记，反正家已离他越来越远，家就是一块砖，早已淹没在城市高耸的钢筋和水泥之中。

事实上，宋一郎是个非常懂事听话的孩子，有时，懂事听话得让人往往生出一种悲怆和怜悯的感觉来。自从父母下岗以后，宋一郎身上的稚气和天真就被贫穷一点一点地麻木磨损干净。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与父母周旋。生怕撞着他们不安的伤痛与恼闷，因为宋一郎知道，父母的钱囊日渐干瘪，就像冬天干涸的河流，再也流不出一滴二滴的希望来。他也知道父母惶惶不可终日的忧悒就像一颗烈性的水雷，只要轻轻一碰，它随时地都有可能劈头盖脸地爆炸，所以，宋一郎从不向父母索取什么，哪怕是一块面包或者一瓶饮料，父母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给他穿什么，他就穿什么，他是贫

---

穷父母最大的安慰。

街道突然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空气中到处浮动着汽车和人流卷起的亮晃晃的尘埃，以及从各个早点铺里渗透过来的袅绕不绝的香气，商店也像一群流浪的汉子醒来，个个都睁着饥渴的眼睛。宋一郎在无尽的人流之中漂动，就像一只无辜的蝌蚪，他肚子里晃荡着空空落落的回声。他扑朔迷离的双眼根本容纳不进楼群古怪庞大的身影。楼房的水泥墙面散发出来的生硬的冷光一下子就揪紧了他原本暗哑的忧伤。宋一郎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城市一切的一切似乎与他毫无关系，他站在一个擦鞋匠旁一动不动，就像冬天一言不发的河蚌。擦鞋匠大概三十多岁，跟他父亲的年龄相仿，他十有八九也是个不幸的下岗者。擦鞋匠的生意十分冷清，来来去去的人们没有谁看他一眼，擦鞋匠像一只倒霉的狐狸贪婪而无赖地盯着潮水般涌来涌去的人流。擦鞋匠旁边立着一个广告牌子，牌子上写着：街道太脏，该擦鞋了。字是用红漆写的，宋一郎不能完全认出，

---

但他发现这些字就像人体上溅出来的点点血迹。他于是把目光移开，这时他看见广告牌旁边的地上有一个刀片，刀片还很新，它在阳光下闪烁着蓝幽幽的光晕，它孤单的样子就像树上掉下来的一片无所适从的叶子。宋一郎把它捡起来，他可用它削动铅笔，不过他现在想用它做点什么。一郎在地上探寻，他投下的目光像一圈一圈放大开来的涟漪。接着他看到不远处的一根窄扁的竹条和斜躺在垃圾堆里的干枯的柳枝。宋一郎这一刻突然有些兴奋，他走路的样子揉进小天鹅跃跃欲飞的稚气和顽皮，阳光也在他身上焕发出一丝丝热气。就用它做弓箭吧。宋一郎一刀一刀地雕刻干枯的柳枝，他一丝不苟的样子叫过往的行人都非常感动。柳枝在他平稳的雕刻中现出箭头锋芒毕露的原形。宋一郎很高兴，但高兴马上又稍纵即逝，因为他找不到一根合适的绳子系住弓的两端，宋一郎无可奈何，但他仍然像一只饥饿的雏鸡在寻找。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这些都不重要，反正这时太阳正向天空的中央慢慢靠近，反正逃离家门的宋一

---

郎仍在城市的五脏六腑上寻找那根叫人牵肠挂肚的绳子，绳子依旧没有出现，失望一如背对阳光的墙角爬满浓重的暗影，他愤怒地将竹条和柳枝丢到马路中央，他听见了汽车辗过它时发出的触目惊心的叫喊，他的手停在颤抖的空气中，他的脸上露出不知是快乐还是忧悒的古怪表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种音乐隐隐约约地飘逸到他的心中，这音乐似乎像一阵绵绵细雨拍打着遥远的清澈的水面，水面上似乎飘着一团白雾，白雾里好像又有什么鸟儿在梳理凌乱的羽毛，宋一郎觉得自己变成一只美丽的童真未凿的小天鹅，宋一郎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自己牵引，他的双腿朝着音乐的方向有力地迈进，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几乎要发出蹦蹦跳跳的声音，而他的双颊像两片秋天的枫叶流露血一样鲜亮的表情。宋一郎朝音乐的方向一步一步靠近。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菜农洒脱地卷动漫长的南瓜藤子，他的双腿在蛮力的秋风中有了十足的威势，他的身体因为音乐的敲打而变得格外柔软。

---

宋一郎终于来到音乐扩散的地方，但叫他惊讶不已的是，自己居然像影子一样不声不响地潜入了学校，而那支曲子就是著名的舞曲小天鹅。宋一郎走近教室旁边。透过巨大的玻璃橱窗，他看见他的同学个个穿着黑色健美裤。他们在桐油色的木质地板上一会儿跳跃，一会儿旋转，一会儿舒缓地滑行，他们在李老师的示范下不时变换着各种姿式，组合成各式各样的美丽图案，他们的头上沁出了细细的汗珠，他们有的累了，就喝喝矿泉水，吃吃面包，他们幸福得像皇宫里的公子和公主。宋一郎屏住了呼吸，他的目光随着同学们优美的舞步不断地沉浮，他仿佛觉得自己穿上了一件黑色的健美裤在翩翩起舞，他的手紧紧地抓住玻璃橱窗的窗台，灰色的窗台上清晰地留下了他湿漉漉的手掌印。突然他看见同学们的舞步戛然而止，他们一个个惊愕地看着自己。像一片沉默的树丛。宋一郎就是这个时候听见李老师在教室里大声地喊自己的名字，她还不停地焦急地用手招唤自己。宋一郎觉得羞愧和尴尬极了，羞愧尴尬得就像被人骂了爹操了娘。他转身就像干了坏事

---

的兔子一样跑了，他内心涌上一种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痛楚，泪水也终于像开了闸门的江水在他的眼眶里哗哗地流淌下来。

宋一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学校的，当然街上熙来攘往的人们谁也不会理会一个孩子内心的裂痕与隐痛，他们布满了生活厚重尘土的瞳孔不可能照亮一个人内心的尘埃与伤痛。宋一郎把学校远远地甩在身后，他心中的音乐像梦中的花朵迅速枯萎，而那条曾经像一团烈火烧烤过他的黑色健美裤已被一阵风轻轻吹灭，它留下的只是一堆毫无生气的灰烬。宋一郎觉得今天的一切事情都不可思议，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离家出走。为什么独自一人在偌大的城市瞎转悠，就像一个神色黯淡的梦游者，他更想不通自己会鬼使神差地跑到学校来，看自己的同学们跳什么糟糕的小天鹅，如果没有这一切的一切，他可能还是一个平和但起码不是一个忧伤的孩子。宋一郎觉得这一切原因的祸根都源于那条烦人的黑色健美裤，于是他把它牢牢地摁进心里，，一千

---

遍一万遍地把它撕个粉碎。

宋一郎现在来到了城里的一座大商场，他纯粹是为了看看，凑凑热闹，什么目的也没有。他只是暂时不想回家，他怕看见父亲那张失魂落魄的脸；他也不想街上游逛，街上有太多神经质的汽车和饥饿的摊点。商场的人很多，宋一郎在人头攒动的人流中很难挪动双脚，他的目光从不故意触及货柜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根本不感兴趣，它们就像一堆破铜烂铁，或者是一滩臭气熏天的狗屎。他把口水和鼻涕偷偷地弄到人们身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他只觉得这样做很过瘾。有一次，他看见一个漂亮女人坚决地甩开一个牵着他手的大个男人说：你看你真恶心，把鼻涕都弄到自己身上，我可不能跟一个窝囊的男人一起丢人现眼，你给我滚开，最好滚得越远越好。女人说完就拂袖而去，留下大个男人委曲地站在那里，像一只垂头丧气的野狼。口水和鼻涕给宋一郎带来欢乐，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烦恼和遗憾，因为他发现人们身上的口水和鼻涕总是很快被来来往往的人们擦拭干净。

---

宋一郎有些失望，就像一条无所事事的野狗在商场的楼上楼下到处乱转。在第三次经过副食品柜台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不走了，他的眼睛定格在一个穿鲜艳服装的小朋友身上，小朋友的左手拿着变形金刚，右手拿着一袋鸡味圈，而他还缠着父母：我要旺旺雪饼，我要旺旺，我不管，我就要。小朋友穿的是一条黑色健美操裤，他看着看着就有一种怪模怪样的感觉，他觉得那件黑色健美裤像密不透的夜色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他似乎什么也看不清，就像跌入了无边无际的深渊之中。宋一郎拿着那块锋利的刀片向小朋友走去，接着他听到了什么东西被撕裂的声音，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但他的手依然能感受到刀片划破布匹时游刃有余的颤栗。宋一郎先是被自己的行为搞得不知所措，有一刻他甚至怀疑自己的是不是疯了。但一种神秘的力量不可抗拒地驱使他在商场里乐此不疲地转来转去，他手中的刀片紧紧地追逐着每一条冒出来的黑色健美裤，他下手的动作敏捷而不露一丝一毫的破绽。

商场终于开始发生骚动。有人喊有小偷。有几个

---

孩子哭起来，他们说自己的黑色健美裤不知被那个缺德鬼划破了。有人说：抓住了，一定揍死这个狗日的。宋一郎突然害怕起来，他想把刀片丢到地上，他想最好的办法是逃离现场。可这时他偏偏看到了一张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脸，这张脸正在二楼过道的沙发椅子上转过来，他的手里举着一根长长的电警棍，他迷惑不解地看着一楼乱哄哄的人群，过了一会，他似乎才感到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情，他终于站起来，从二楼蹬蹬地跑下楼去。

宋一郎把刀片紧紧地捏在手中，此刻他还不想把它丢下，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朝二楼走去。他的眼里不时浮现这名保安在儿童自选厅抓住母亲时穷凶极恶的样子。保安和母亲显得都很激动，不过保安的激动多半是因为终于缴获了猎物的兴奋，而母亲的激动则是缘于耻辱带来的本能颤栗。宋一郎看见母亲的眼里满是浑浊的泪水，她对保安说：这是第一次，我手里真的分文没有了，可这孩子想这把包公刀快一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它藏在身上，求求你放过我吧。当时还在袜

---

子厂当工人的母亲几乎快给保安下跪了。可保安的表情像冬天的风景一样冷漠，他双手像一把大钳牢牢抓住了母亲，他说跟我到治安室去的声音在宋一郎听来好像来自遥远的地狱。后来，保安把这件事捅到母亲的厂里，厂里因为不景气正巧要下岗一批人，母亲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批下岗者。

这是两年前发生的事，从此以后，宋一郎总是看见父母在屋里哀声叹气，他家的好日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结束的。

宋一郎几乎是一口气跑上二楼的，二楼的顾客很少，顾客们都跑到一楼看热闹去了。宋一郎坐在保安刚才坐过的沙发上椅子上，他感觉自己的屁股就像坐在那个保安的脸上，他还不时地颤动几下，偶尔还从屁股里挤出一两声臭屁来，宋一郎觉得这样特别舒畅，他想保安一定在自己的折腾下痛苦不堪。他还拿着刀片，在沙发上椅子上横一道竖一道划着，直到他把沙发椅子划得乱七八糟，千孔百疮，他想保安的脸这时也肯定血流满面。宋一郎站了起来，觉得似乎还够解气，他顺手

---

在另外几个沙发椅子划下几道深深的印子，然后心满意足地溜回到一楼，他在拥挤的人群中看着那些被划破了健美裤的小朋友以及他们的父母围着保安，他们骂保安是笨蛋、蠢货，指责他连这点小案也防止不了。

过了一会，宋一郎看见一人拨开人群，他怒气冲冲地对保安说：怎么回事。保安恭维地说：经理，小事小事。经理说：小事你娘个头，二楼的沙发椅子都被人划了个稀烂，你是怎么执勤的，你这点小事都阻止不了，还保什么安，从现在开始，我们正式解聘你。保安的脸一下子就开始痉挛抽动起来，他手中的电警棍一下子掉在地上，他艰难地张开嘴似乎想解释什么，但这时经理已像一阵风离去。保安含混地骂了声：婊子养的。他这句话不知是说给经理听的，还是说给肇事者听的。保安一辈子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幸福生活会在一个小孩的手中毁于一旦。

宋一郎拿着刀片的手被人紧紧地抓住，本能地准备大声呼喊，他想肯定是保安发现了自己手中的刀片。可是这双手似乎软绵绵地充满了热气，紧接着他听到了一

---

个熟悉的声音：一郎，你害得我找了半天。这是母亲的声音，宋一郎转过身来，看见母亲惊奇地望着自己手中的刀片，母亲同时也发出了哎哟的痛叫声，她的手指流出一股殷红的血来。宋一郎把刀片丢到地上，他想一定是刀片割伤了母亲的手指。这一刻，他想远远地逃离母亲，可母亲把他牢牢地抱住，她用那只血手抚摸着宋一郎的头发，母亲的身体颤抖得很厉害，就像一棵秋风中孤独而孱弱的树，她一遍一遍地问宋一郎：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究竟为什么？

不知道，我只想看看是椅子厉害，还是刀子厉害。宋一郎不紧不慢地，镇定自若地回答吓了母亲一大跳。

。